

盐碱地里的 谢家梨奇迹

□陈金裕



作者供图

在象山港大桥桥影之下，象山县黄避岙乡谢家村枕卧于海岸线臂弯。村前，三百余亩梨园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令人惊叹的是，这片沃土曾是农人望而却步的盐碱海涂。

盐碱地，这片苦咸之域，在谢家村被智慧驯服。梨树根须深扎咸涩土壤，甚至吮吸海风带来的独特润泽。秘诀在于持续多年的土壤改良：摒弃化肥诱惑，深耕有机之壤，腐熟海藻、畜禽粪便、草木灰……它们如细密针脚，中和盐碱，滋养沃土。

咸涩的母体竟孕育出别样甘美。谢家村的梨史，是品种与风土相互雕琢的见证。初时唯有黄皮蜜梨扎根，如今果园已成梨的王国。但历经淬炼与淘洗，最终傲然挺立的，是那看似质朴的翠冠梨。两万余株三十余载的老树虬枝盘结，根脉深深探入土，硬生生从贫瘠里酿出醉人琼浆。斑驳树皮，无声镌刻着三十载寒暑与人地相守的契约。

翠冠梨，这蔷薇科的精灵，其貌或许不扬：果实长圆，青碧底色上常披覆一层薄薄的铁锈色，宛如大地母亲郑重盖下的徽记。比起翠玉梨的光鲜亮丽，它更似内蕴乾坤的智者。然只需一口，其内里光华便轰然迸发，脆生生的果肉应声绽裂，清甜的汁液如山涧活泉瞬间奔涌，盈满齿颊，竟无一丝恼人的残渣滞留。在谢家梨园浓荫下，我竟情不自禁连啖五枚，腹中饱胀仍难停口。同行的“土豆”笑着点破玄机：“吊入沁凉井水片刻，其味更臻化境！”那极致的清冽爽脆，仿佛将整个象山港的习习凉风与天地灵气都凝缩于一果之中，其脆裂之声，竟似能穿透耳膜，化作夏日最纯净的天籁。

六年前，新农人张老板自三门县扎根谢家。他仰望枝头累累青果，眼

角漾着海风般的欣慰：“今年天公作美，花期雨露均沾，海风温顺。”累累翠冠梨如青涩小铃，在盐碱滩涂的苍穹下，无声摇响丰饶颂歌。

张老板的到来，为古老梨园注入新生。他引入精细化管理：梳枝疏果，确保每颗梨畅饮阳光雨露，积聚糖霜。更统合品控、铸造品牌，借电商东风，让海隅珍果飞出小村，香飘象山内外。古老的梨树，真正结出了沉甸甸的“金果子”。

梨熟时节，村庄沉浸甜蜜奔忙：果农穿梭如织，笑语在枝叶间流淌；灵巧手指翻飞，摘下青翠，装入希望；满载货车络绎，让谢家翠冠梨乘海风，奔赴百里之外的舌尖盛宴。

从高空俯瞰，谢家梨园形如一只振翅欲飞的海鸟。这片受海风轻抚、咸土滋养的土地，被时光与汗水点化成梨树的天成福地。梨熟时节，村庄便沉浸于甜蜜的奔忙：果农穿梭如织，笑语欢声在枝叶间流淌；灵巧的手指翻飞，摘下的是青翠，装入的是希望；满载的货车络绎不绝，让谢家翠冠梨乘着海风，奔赴百里之外的舌尖盛宴。

土地与人，都在默默耕耘自己的季候，沉淀自己的滋味。根须，坚韧地向下，深深探入咸涩与苦寒的深处，那是汲取与忍耐的深潜；枝条，昂扬地向上，高高擎起清冽的甘甜与纯粹的喜悦，那是奉献与升华的飞扬。这一“向下”与“向上”之间，便勾勒出生命最本真也最壮阔的姿态。

树愈老，果愈甜，这是由时间与坚守书写的朴素箴言，土地懂得，梨树懂得。在谢家村，这份懂得已化为振兴的力量。唯愿更多奔忙于尘世的人们，能在翠冠梨那一声穿透灵魂的脆响中，在咸涩土壤最终捧出的极致清甜里，读懂这份来自大地深处的、关于扎根、等待与回甘的生命诗篇。

笋香里的时光

□金荣华

苏东坡在徐州任职时，身为南方人，对北方菜总觉有些隔阂，心底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竹笋。当远方朋友千里迢迢寄来竹笋时，他挥笔写下“故人知我意，千里寄竹萌”的诗句，那份对笋的牵挂，读起来仍旧觉得真切。而我与笋的缘分，也深植于成长的年轮里，那份情有独钟，丝毫不输古人。

竹林像是藏着时光的秘密，一年四季都有笋的踪迹：春有毛笋破土，夏秋季有鞭笋探身，冬有冬笋蛰伏。这几种笋里，鞭笋是最鲜美的，它可以做成很多美味佳肴——笋丝汤、鞭笋炖毛豆、清蒸鞭笋……每一味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

鞭笋炖毛豆是餐桌上常客。鞭笋去壳切片，毛豆剥壳洗净，同入一碗，丢进高压锅蒸透，出锅时撒点调料便成。笋与豆都炖得糯软，对老人或牙口不便的人格外友好。我总喜欢满满舀上一勺，鲜与香在嘴里漫开，那股子满足劲儿，至今难忘。

清蒸鞭笋则是对本味的极致尊重。像清蒸茭白那般，整颗鞭笋带壳洗净，入高压锅蒸透，剥壳后蘸点虾籽酱或酱油，一口下去，满是笋的清鲜嫩滑，原汁原味里藏着山林的气息。

笋丝汤是专属于夏天的慰藉，既是汤品，也能当解暑的“饮料”。鞭笋去壳切丝，榨菜、番茄切好，等水沸了一股脑下锅，稍煮片刻加些调料，便是一碗鲜掉眉毛的好汤。每次饭前喝上一碗，暑气消了大半，儿时挖笋的画面也跟着汤香弥漫出来。

当我蹒跚学步时，竹林是家里的“钱袋子”。父母为了照料竹山，经常上山劳作。晨光里、夕阳下，父亲挑着箩筐，一头是顽皮的我，一头是沉甸甸的农具，那道穿梭在山间的身影，成了记忆里最暖的风景。

上学后，每个暑假，我总约着小伙伴上山挖笋，赚点学费和零花钱。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，天蒙蒙亮，我们就背着锄头、柴刀和蛇皮袋出发，袋子里塞满米、霉干菜和西瓜等

食物。母亲总念叨：“少带点东西，回头比挖的笋还重！”可我们觉得，东西带得足，满载而归的底气就更足。

我家的毛竹山，直线距离不过一公里多，却因山势陡峭，需绕路上山，得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。一路上边聊边挖，运气好时还没到山顶，蛇皮袋就鼓了一小半。我们最爱走“拖竹道”——毛竹从山上拖下磨出的小径，虽陡滑难行，摔倒是常事，却因路面较硬且光滑，藏在土里的“笋爆”总能一眼瞧见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山里人都搬到了山脚，只留下几间空房给路人歇脚，这倒成了我们的“根据地”。中午时分，大家把带来的米菜凑到一起，分工合作，有的淘米、有的烧火、有的做菜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虽然很热、很累，有时蚊子还像战斗机一样在你周边“轰炸”，但是大家都很开心。围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，嚼着有点夹生的米饭（山里气压低，饭总容易煮僵），喝着干菜汤，聊着不着边际的梦想：“我要当老师，以后管你们的娃！”“我要赚大钱，修条路上山，再也不用这么累了！”“我要发明挖笋神器，挖得比谁都多！”笑声裹着山风，飘得老远。

上山容易下山难，这句话在挖笋时深有体会。上山时盼着多挖点，下山时却望着沉甸甸的蛇皮袋发愁——扔了舍不得，只能咬着牙硬扛。那袋笋像一座小山压背上，越压越重，越走越重，走几步就得歇一歇。偶尔脚下一滑，第一反应不是保护自己，而是死死抱住笋，生怕摔断了，一天的辛苦就白费了。每次到家都发誓“再也不来了”，可第二天天不亮，又背着工具出发了。

如今的夏天，再热的天，我也爱扛着锄头往山边转，挖几棵鞭笋，做碗笋丝汤。朋友们笑我：“从小吃到大，还没腻啊？”我笑而不语。或许是念旧，或许是盼着点什么，又或许，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情怀吧——就像苏东坡念着家乡的竹笋，我念着的，是藏在笋香里的时光。

三江月 / 风物

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
2025年8月10日 星期日